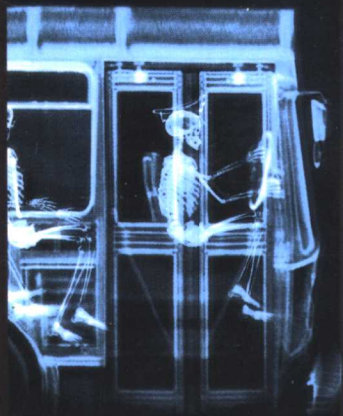


恐惧藏于人心深处

Ghosts

另类篇



鬼话连篇

GUIHUA LIANPIAN

土豆公主 选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| 另类篇 |

ghosts



鬼话连篇
GUIHUA LIANPIAN

土豆公主 选编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T P) 数据

鬼话连篇·另类篇/土豆公主编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 9

ISBN 7-106-02034-6

I. 鬼… II. 土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世界-当代
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3097 号

责任编辑: 李林兴安

封面制作: 于进

责任校对: 甘玲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鬼话连篇(另类篇)

土豆公主 选编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保定华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9.375 字数/180 千字

印 数 10000 册

书 号 ISBN7-106-02034-6/1·0445

定 价 18.00 元

恐惧藏于人心深处

目录

第一讲 虚惊一场 (1)

时辰未到/松涛堂偷情记/站岗/人造肉/女生宿舍里的恶鬼/树林里的女鬼/捉鬼/找头/一包红塔山/漆黑的隧道/安全帽的带子/无人驾驶的车/无人的公交车/床边的大眼球/翻书/高考鬼故事/校园闹鬼风波/回魂夜/半夜惊叫/生前/一天的遭遇/神秘的足球场/何时最恐怖

第二讲 笑笑鬼话 (51)

如果你做了鬼最想干什么? /我有一个鬼/魔王发疯(假如这些都是网名)/笨笨吸血鬼/买书/午夜电话/墙上的眼睛/鬼魂索命/师姐的亡灵/窝囊的鬼故事/你要纸吗? /厕所里的怪声/挨鬼打/鬼火/夜遇女鬼/深夜的出租车/洋娃娃/又见女鬼/厕所有鬼

第三讲 黑色游戏 (86)

自杀烦不烦 / 深夜回家 / 恐怖的新年之夜 / 能转多快 / 手环 / 尸体右臂上的牙印 / 枪杀 / 医学院学生 / 医学院口试 / 少煮一个鸡蛋 / 死不瞑目 / 白鼻子黑猫 / 鬼打墙 / 电线杆上有两个人 / 死人不开口 / 逃亡者的“天堂” / 挑针 / 最后一趟 / 刹车 / 爸爸的特技 / 夜行记 / 谁接的电话 / 游戏的小女孩 / 结算 / 担心也没用 / 绝对不能玩的三个招鬼游戏

第四讲 亡灵索引 (115)

板乐 / 苍天 / 火鬼 / 争座 / 深夜的共交车 / 先生,要小姐吗? / 厕所老婆婆 / 不让我投胎,门都没有 / 生死 / 东奔西走 / 姐妹 / 关不上的门 / 神秘的小姐 / 女鬼索命 / 谁死得最冤 / 约定 / 地狱牢房 / 见鬼 / 太平间里的对话 / 三次自杀 / 遗愿 / 犟嘴 / 等鬼 / 粗心 / 一个好色开朗少年的遗书 / 还我钱来 / 便宜的大衣

第五讲 歪论怪谈 …………… (210)

男人“杀死”女人的 30 句话 / 美国 FBI 招工时候的题目 / 黑店老板的留言条 / 老婆一夜未睡 / 可以交流 / 借书 / 夸住宅 / 治脚冷 / 整容 / 同性恋 / 打给我的 / 身材 / 勤务兵 / 石膏像 / 贫穷的惯窃 / 安慰 / 祈祷 / 总统的电话 / 女人一生的五次脸红 / 6 个指头的天使 / 上帝最完美的杰作 / 猩红热 / 嫁鬼 / 忘记 / 蝙蝠 / 有衣无衣 / 灭火器 / 罪恶感 / 遇仙记

第六讲 胡言乱语 …………… (241)

手足情深 / 赌局 / 慢钟 / 子夜新娘 / 无能的丈夫 / 温柔的你 / 有名的选手 / 自动贩卖机 / 杀死太太的方法 / 吃镇疼药的方法 / 通心粉料理 / 猪? 火腿 / 螳螂 / 好的附录 / 体贴 / 蛇皮的靴子 / 不吉利的计算 / 生或死 / 死刑 / 你以为你是上帝 / 董事长的回忆录 / 免费招待 / 预约结婚典礼 / 项链

第七讲 道听途说 (271)

楼梯不许响 / 同乡的鬼故事 / 地铁跳轨 / 土方车的故事 / 自习室里的鬼故事 / 听来的故事 / 梦 / 爸爸！你不要再把我的头压到水里去了 / 喔 / 自杀菌 / 白木耳 / 算命

虚惊一场

时辰未到

司机马胖，四十出头，性喜酒，一喝便醉，醉又不出事，甚称奇闻。一日到小舅子家喝酒，喝到七分酒意，开车回家，嫌大路堵车，便抄了捷径。正行间，前有一物挡路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个半截子人。马胖吓得一个急刹车。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，没错。那半截子人就像钉在地上似的，下半身在地里根本看不见。马胖暗叫奇了，听说有土地爷，难道这位便是？便冲那人喊：土地爷！你挡我道干嘛？那人摇头道：我不是土地爷。那你是谁？我是马面。马面？牛头马面的马面吗？那人说不错。

马胖乐了。下车道：那牛头呢？你俩总在一块儿才对。马面一扬下巴：那不是？马胖一回头，不由又吓了一跳，就在他脚跟脚的后面，还有一个人，也是上半截身子立着，下半截在



地里什么也看不到。马胖挠头道：不是吧？牛头马面，就得牛头马面，你俩人样儿呀。却听后面的牛头道：这不是怕吓着你嘛，真想看我们就换回来。马胖一听冷汗都出来了：不看不看，二位有什么事，要是搭车好商量。

马面道：也没什么大事。那是什么事？只是来告诉你一件事。告诉我什么事。

当然是你要死了。牛头说。

马胖当场就哭了，不是吧，我现在阳寿就没了么？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求求你们可怜我吧。马面说可怜不得。天意难违。哭了半天，牛头马面只说不行，马胖心一横道：那二位前头带路，我随你们去吧。牛头道：不行，时辰未到呢。马胖问那什么时候到？话没有说完，这两半截子东西都已经不见了，就是说地道吧，也没有看到是怎么地道的。马胖想了半天，自己正当盛年，身强体壮的，应该不会病死。牛头马面既然来打招呼，应该很快就会死了。是了，车祸！自己老是酒后开车，老天爷今天终于看不过去啦。你看我多聪明，他一边暗自庆幸，一边把车丢在路边，自己搭别人车回了家。果然平安无事，不提。

第二天村长儿子结婚，马胖去吃席。见有二人十分面善，扯住了道：这不是……。二人赶紧做噎状。马胖问你们来干嘛？这吃席的有哪个阳寿要到了？牛头马面一起看他：你呀！马胖心一凉道：靠！还是我要死呀。二位直点头：是呀！马胖心虚，也不敢问什么时辰了，只问怎么个死法儿？牛头说：淹死。马胖道：我是开车的，怎么会淹死？马面道：这个我也不知，总



之你要淹死的。

马胖回家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也不敢出车，只在家里呆着。她媳妇气不过，骂道：你这死人！大好的天怎么不出去挣钱？！马胖只说不去，说得急了。马胖道：我是死人，我死给你看！媳妇说：你去死呀，你有种！马胖一急，也受不了那惶惶然的感觉了，就一头奔了水库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扎了下去！连灌几大口水后，他才觉得这死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，不由得大喊救命呀！就见有一个人“扑通”一声也跳到了水里。并向他游过来。那人的水性好像也不咋的，不过总算把人拖到岸边，托着马胖爬了上去。这时马胖又看到牛头马面二位了。天啊，我没救了吗，真得跟他们走了呀。马胖伤心得大哭！却见牛头马面瞧瞧他，又看看水里的，面面相觑。

牛头道：靠！差点儿弄错喽！

马胖捡回一条命，救人的那位英勇牺牲。

马胖哭着参加了那人的追悼会，他敬献的花圈挽联上书：
马胖烈士永垂不朽！！

那人居然也叫马胖。

文/莲蓬

松涛堂偷情记

某系统的工作会议在某地召开，因为与会者的层次比较高，再加上当地在大力推销别墅旅游，所以住宿安排在了某疗养院



的别墅群中。我和民做为局长的哼哈二将，一个负责殿后，一个负责去打前站。

我和民非常不对付，升官就那点儿位置，一个上一个就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俩经常在背后互相使绊子。这不，我带着大批人马赶到后，才发现民居然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一栋别墅。天！我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，什么时候享受过这种待遇？但民没安好心眼儿我是知道的。

这别墅叫松涛堂，据说以卧听松涛闻名。周围松柏高大浓郁，一到晚上，除了别墅内部，外面几乎连个灯也没有。走在林间小径，差不多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，而且距离其它别墅，最近的也有二百米之遥。民皮笑肉不笑地说：对不起啦王科，房间实在是周转不开，要不我一个人住这儿，你到前面去？我说不必，你回去别向局长说我搞特权就行。民说当然。

阿倩看不过去，偷偷过来跟我说了实话：民真不是东西，他这是害你呢！

阿倩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大学刚毕业，分在我的科室，却让民通过局长，点名把她要了去，说是打前站更需要。

他那点儿弯弯绕，不说我也明白，幸好阿倩当面客气，背地里却是非常讨厌民的市侩气。

阿倩说：王科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房子闹鬼？

我说不知道啊，阿倩，你知道？

阿倩说她也是刚知道的，她有个同学是这个疗养院的业务经理，于是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



“文革”的时候，一伙从南方大串连过来的红卫兵占据了这所别墅。

白天的时候，他们下海嬉戏。晚上，他们常常在别墅前点起篝火，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，畅谈五洲风云，回忆被伟大领袖接见的幸福时刻。

他们的心地纯正而狂热。

但这伙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，他们中间已经不可避免的有了风情故事。

别墅的院落中，有一处小小的杂货房，因在北面偏西的背阴处，平时根本没有人去，当然更不会上锁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女红卫兵头头和她的一个男手下实在忍不住春情萌动，悄悄地躲进了这杂货房里幽会。

他们平时虽朝夕相处，但出于革命形象，根本没有偷情的机会。这下好不容易搂到一起，又是月黑无人，那感觉真如干柴烈火……

忽然听到门外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人行走。两个孩子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让伙伴给发现了。于是赶紧趴下不敢动，大气也不敢喘。惊魂稍定，扒着门缝向外面一看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小屋前来来回回地走。借着朦朦胧胧的月光，他们发现这鬼的裤子好像溷湿了一大块——那凝重感分明是让血给溷湿的。这时鬼便停下了，但并不冲着他们，而是对月光叹。

两人吓得四条腿抖做一块儿，僵在门内，想跑又出去不得，



因为那鬼干脆就在门口站下了，他们哪里又有胆儿往外面跑？

恰巧，疗养院内的一条野狗看见鬼便狂吠起来。引得四周的狗也跟着狂叫。住在别墅里面的红卫兵小将以为有阶级敌人来破坏，点着火把，操刀弄枪地冲了出来。这鬼倏地就隐遁不见了，当然，女红卫兵头头和她的部下也让伙伴们捉了现行。

他们觉也不睡了，当场就在别墅里召开批斗大会。

这女红卫兵忍受不了羞辱，在白天她的伙伴们去下海时，偷偷地在别墅里自杀——这女孩子的手挺狠的，也不知向谁学的。用她相好的刮胡刀片，割自己的腹股沟部位，也不知她怎么知道那儿有大动脉的。

可能是手软还是部位不对？总之她没有成功。

后来她的伙伴们便看紧了她，但一有机会，她还是要自杀。这伙红卫兵也没有心思再玩下去。就一路直接返回家乡，把她交到她父母手里才算是罢休。

这事儿在当地传开了，有明白人便恍然大悟。

原来有个医院的大夫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。就在一天夜里跑到无人居住的松涛堂自杀。她是学医的，知道人体结构，用一把手术刀给自己放尽了血。

据说她割的就是腹股沟处的动脉。

横死的人不能投胎，所以做鬼得找个替身。那天晚上，其实那鬼并非不敢进杂货房门。而是故意惊动整个松涛堂，以便让那个女红卫兵头头羞愧寻短见，做她的替身。

阿倩问：王科，你相信这个故事吗？



我满不在乎地耸耸肩：相信，不过我不怕，不理她就是了。

我笑咪咪地抱住了阿倩：宝贝，以后不要叫我王科了，太生分了，我不喜欢。

阿倩在我的怀里挣扎：那叫你什么？你别动我！坏蛋！

对对，就叫我坏蛋，坏蛋！我一边说，一边把阿倩抱得更紧，同时吻住了她的嘴唇。

阿倩哼哼着，不怎么挣扎了，任由我爱抚。

松涛阵阵，但是，但是……还有点儿什么声音呢？

别墅外面，有个什么东西在阴阴的亮，像是在跳舞的声音？

阿倩哆嗦起来：王科，她……她来了吧？

我毛骨悚然，但还是强作镇静：不怕，她不就是要找替身吗，别理她就是。

我们走到窗前，终于看到了那个女鬼，居然是在跳舞。

是很标准的忠字舞。

我们看着她跳，也似乎在等着什么。

我们在等着狗叫。可这时候的北戴河，哪儿又有狗呢？——除了那些让人宠在家里的小叭狗。

松涛深处，突然传来杂乱的飞翔声！

有大群的黑呼呼的小动物从松林深处飞出，遮天蔽月的鼓噪，是蝙蝠！天啊，这大群的蝙蝠是从哪儿来的？

女鬼还在跳舞，蝙蝠群在松涛上空经久盘旋。这时不远处有手电杂乱的光芒晃动，象是有很多的人在往这边奔来。

阿倩一脸惊慌：王科，我……我快走吧。让他们看到不好。



我摇摇头：来不及了，再说……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。

很多人涌进松涛堂，我看到有单位的人，有疗养院的人，还有保安。在手电光的焦点处，我和阿倩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根本没有分开的意思。

民一脸自以为得计的表情，但更多的是吃惊，他没想到我如此胆大包天，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抱着阿倩。

王科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民阴阳怪气地问。我们听到动静不对，怕你出事就跑来了，可阿倩怎么也在这儿呀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

我用一种赖不兮兮的口吻回答；做什么？呵呵，做你爸和你妈做过的事。

民的脸一定都气绿了：王科！你这是什么性质的事呀，你还敢这么说话！你还有党性吗？！

我冷冷地：我有没有党性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

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也不客气了，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！

他掏出手机来，哆哆嗦嗦地拨号，但又停下来：不，局长睡了，不打扰他了。这样吧……他又阴阳怪气地说，我给嫂子打个电话，你不反对吧，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这样毁了不是？

民就把电话拨通了，他有我家的电话，我听到一个我很熟悉的声音在发怒：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他爱咋样咋样！我管不着……

民！你有毛病吧，他和那女的睡觉关我什么事啊？



民的表情灰灰的，声音也变了调儿：王科，你离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
我道：这有必要让你知道吗，好像是我爹也没必要知道吧？

说着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吻了阿倩一下。

进来的人一阵哄笑，然后识趣地离开了。

民几乎要恼羞成怒了，他狠狠地瞪了阿倩一眼，拂袖而去。

屋中只剩下我和阿倩两人，周围是一片黑暗。

我突然觉得脊背发凉。而阿倩又在我的怀里哆嗦起来。

身后分明的，有人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怎么还不走啊，这时她不是应该消失了吗？

那叹息只有一个字，清清楚楚的。

靠！

文/蓬蓬

站岗

阿毛当年在山里当兵。有一天轮到他站岗，岗位的旁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，通常在里头还会睡一个兵。

当天阿毛独自站岗，在半夜时分四周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冷风呼呼地吹。阿毛心里顿时感到毛毛的。

突然，他身后的山坡上传来了巨大的沙沙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向他走来。阿毛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……

居然是……一团不辨形状的大大白白的怪物在一路向他靠